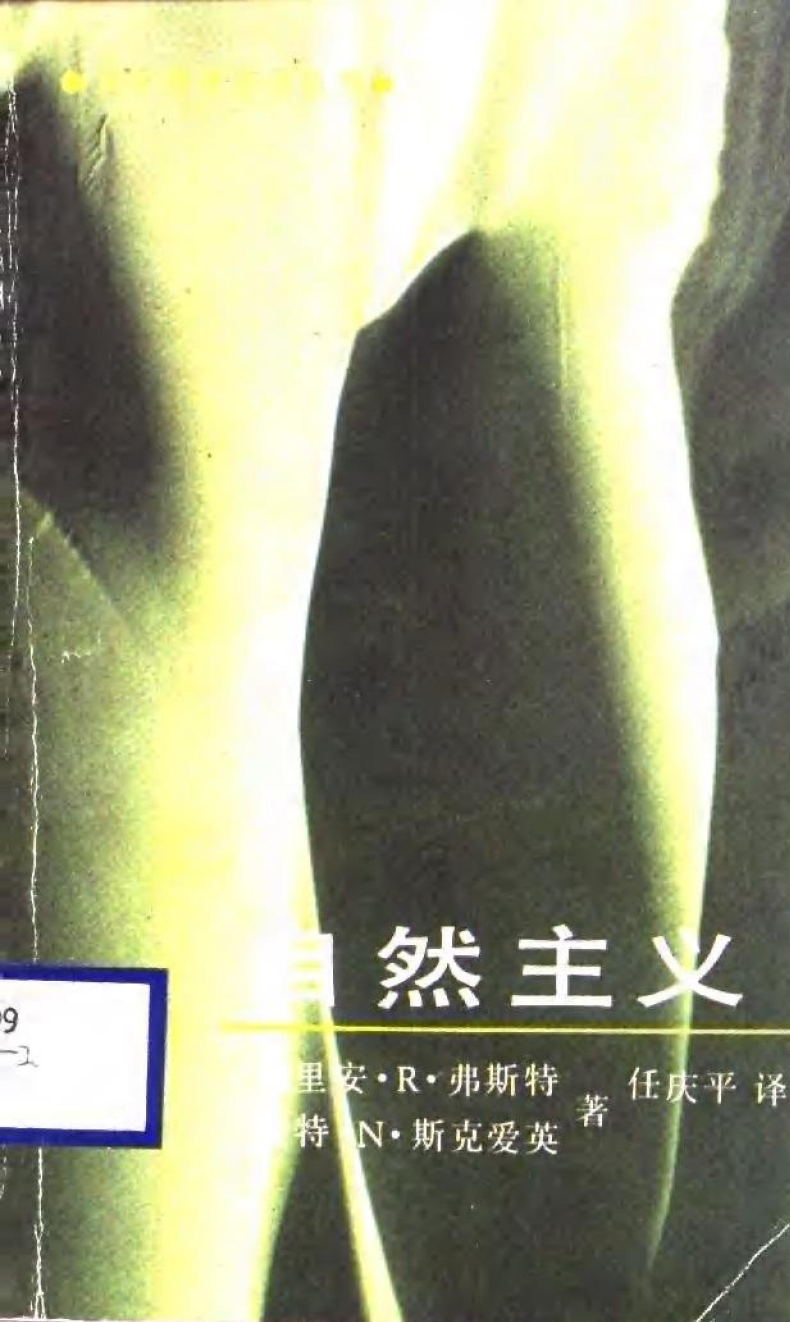




自然主义

里安·R·弗斯特 著 任庆平 译
特·N·斯克爱英

9
—2

自然主义

利里安·R·弗斯特 著
彼特·N·斯克爱英
任 庆 平 译

昆仑出版社

1989年3月北京

· 文学批评术语丛书 ·

自 然 主 义

利里安·R·弗斯特
彼特·N·斯克爱英 著

任 庆 平 译

昆仑出版社出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华利国际合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昆仑出版社总发行

*

开本 787×960 毫米 1/32·印张 3.5·字数 63,000

1989年3月第1版·1989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5,000

ISBN 7-80040-129-4/I·114

定价:1.60 元

译者前言

无论就哪门学科来说,术语都是构筑理论大厦的基石。我们研究文学理论,不能不先搞清楚每一理论体系中的文学术语的特定的涵义。

有些术语,一条定义或一则简短说明即可清晰勾画其面目;另外一些则不然,它们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容,三言两语很难说清楚。在这种情况下,读者常常感到需要一本导论性质的入门书,作为通向深入研究的桥梁。

英国梅休因公司出版的“批评术语”(Critical Idioms)丛书,就是为了满足这一需要而撰写的。它们有如下共同特点:一、撰稿人多是西方知名学者,写的又是关于西方文学的论题,因此阐述得比较全面,比较透彻。二、撰稿人还广泛援引古今权威的意见,使立论更为客观,更为公允。三、这些小册子虽篇幅不长,但容量很大。四、作为入门书,它们还附有一些精选的参考书目,便于读者按图索骥。

这套丛书的内容包罗很广,有流派、体裁、风格、修辞等几大类。我们想陆续译出来,推荐给读者朋友。鉴

于文学流派地位重要,初步在这方面选择了八种,它们是:古典主义、自然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现实主义、表现主义、现代主义、达达和超现实主义。书中对每一流派的起源、发展、鼎盛直至消亡的历史,以种种角度分别作了梳理,脉络清晰,层次分明;关于流派(以及艺术门类)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也作了细致地甄别与解剖。读过之后,令人有登高望远之感。

我们深信,这项工作一定很有意义,但由于是初次尝试,也必然会产生这样那样的缺点。衷心希望朋友们予以批评指正。

译者于1988年6月15日

目 录

译者前言	1
一、“自然主义”一词	1
“自然主义”的用法及其演变	1
“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关系	7
二、形成自然主义的因素	13
工业化的影响	13
科学的影响	17
科学方法	22
三、自然主义团体及其理论	28
法国	29
英国	36
美国	39
德国	43
四、自然主义作品	49
小说	49
戏剧	62
五、结论	80
附：参考书目	83

一、“自然主义”一词

“自然主义”的用法及其演变

“自然主义”(naturalism)和它的同源形容词“自然主义者”、“自然主义的”(naturalist, naturalistic)一样,都是容易使人误解的词。由此,我们会立即联想到“自然”(nature)和“自然状态”(naturalness);所以我们就很轻易又很含混地断定,即使不知道它的精确含义,至少也知道它所涉及的范围。然而,我们对这个词见得越多,就越会感到它外延宽广,内涵丰富,而且它并不仅是一个纯用于学术批评的术语。1970年初,笔者随意翻阅报纸,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竟四次遇到这个词:爱丽斯·默多克(Iris Murdoch)的《虽败犹荣》(A Fairly Honourable Defeat)被评论为一部“思想深刻,意象丰富,和自然主义无缘的作品”;罗纳德·弗班克^①被称为“唯美主义者,而不是自然主义者”(这句话很可能使

① 罗纳德·弗班克(Ronald Firbank, 1886—1926),英国小说家。——译注

人想象他是个名画收藏家，而不是植物标本收集者），约翰·厄普代克^①的《情侣》(Couples)被一家德国报纸斥为“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作品而遭到否定，同时，法国《时装园地》的编辑先生“对英国姑娘大胆的自然主义情调大加赞赏，但又不能理解散边超短裙为什么流行”。

这几个信手拈来的实例大概能说明两点：首先，“自然主义”一词主要用于文学批评；同时，它又是当代一个流行的说法。这两点结论事实上都不确切。自然主义源远流长，它并不只是最近才被引入文学领域。它最初只泛指一种态度，后来才用于描述一种艺术倾向，在这一方面与“浪漫主义”一词的情形相似。特定的浪漫主义时期是指 19 世纪早期，但在此之前，浪漫主义思想和风格就已经存在，而且在此之后也仍然存在。同样，在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自然主义运动之前和之后，也不难发现自然主义。据一位评论家说，“在中世纪末期和 18 世纪末叶之间，出现过很多自然主义者”，包括瓦拉斯克斯 (Velasquez)，卡拉瓦乔 (Caravaggio)，拉斐尔 (Raphael) 和莎士比亚 (Shakespeare)^②。而另一位文史学家则认为，早期的自然主义者可举出：苏格拉底 (Socrates)、欧里庇得斯 (Euripides)、维吉尔 (Virgil)、吕

① 约翰·厄普代克 (John Updike, 1932—)，美国小说家、诗人。——译注

② 见 A·大卫·索瓦乔 (A·David-Sauvageot)，《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巴黎，1889，第 95 页。

特伯夫(Rutebeuf)、维永(Villon)、马罗(Marot)、拉伯雷(Rabelais)、蒙田(Montaigne)、拉辛(Racine)、莫里哀(Molière)、笛卡尔(Descartes)、波舒哀(Bossuet)、拉罗什富科(La Rochefoucauld)、拉布吕耶尔(La Bruyère)、拉封丹(La Fontaine)、查尔士·索列尔(Charles Sorel)、丰特奈尔(Fontenelle)、培尔(Bayle)、马里沃(Marivaux)、莱莎(Lesage)、普雷沃(Prévost)、拉克洛(Laclos)、卢梭(Rousseau)、狄德罗(Diderot)、和雷斯蒂夫·德·拉布雷塔纳(Rétif de la Bretonne),等等,他们都是自然主义者^①。还有人把拉伯雷说成是“宣扬自然主义道德”的“现实主义作家”^②。甚至有人说“狄德罗把自然主义文学的伎俩推到了令人惊讶的极端”^③。勃兰兑斯(Brandes)题为《英国自然主义》(Naturalism in England)的专著讨论的却是华兹华斯(Wordsworth),雪莱(Shelly),拜伦(Byron)和司各特(Scott);而在德国,歌德(Goethe)的抒情诗也被称为“自然主义”作品。自然主义,作为一个术语,它也不仅仅限于19世纪后期。对此,无需再累加例证。

“自然主义”最初被用于古代哲学,指代唯物主义、伊壁鸠鲁学说或现实主义。在很长的时间里,这是它的

① 见C·伯夏(C·Beuchat)著《法国自然主义史》,(巴黎,1949),第21—32页。

② 见H·莱文(H·Levin)著《应验之梦》,(牛津出版社,1966),第66页。

③ 见R·韦勒克(R·Welleke)著《批评的概念》(纽黑文、伦敦,1963),第224页。

基本含义。根据思想家霍尔巴赫(Holbach)的论述,18世纪的自然主义是这样一种哲学体系:它认为人仅仅生活在一个可被感知的现象世界即一种宇宙机器之中,它如同决定着自然那样决定着人的生活。简言之,这是一个不存在超验、先验和神力的世界。“自然主义”这一基本含义一直延用到19世纪,这一点,从当时的许多论述以及字典的定义中可以得到证实。例如,16世纪著名的外科大夫安布瓦·帕里(Ambroise Paré)就把自然主义看成为伊壁鸠鲁的无神论学说。狄德罗写到,自然主义者是那些不承认上帝而信奉物质存在的人。1839年,圣佩甫(Sainte-Beuve)把自然主义和唯物主义或泛神论归入一类,似乎它们可以互相替代。甚至在近半个世纪以后的1882年,哲学家卡罗(Caro)仍把自然主义和唯灵论进行对比。利特莱(Littre)的《法语字典》(1875)只收录了“自然主义”这一术语明显的哲学含义:“自然主义是以自然为本原的理论。”这里的忽略如同其定义本身一样表明,利特莱在他1875年编撰的字典中,根本没有提及“自然主义”的任何一种文学含义。现代英语字典仍然把这个词的哲学和神学意义置于它的艺术意义之前。因此,尽管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最初等同于唯物主义的自然主义具有了或者是被添加了其它各种阐释,但它的原始含义仍在沿用,并和赋予可视世界的有形之物以最重要地位的某种艺术运动发生了紧密联系。

在笔者所引述的所有原始的用法中可以看出,“自然主义者”最早是指那些全神贯注于这一世界的物质

本体、它的自然表现形式和运动规律的人。从“研究外部自然的人”这个意义出发,就不难理解“自然主义”和“自然主义者”之间的联系了。19世纪早期,“浪漫主义者”对自然性、自发性的崇拜和诗人陶醉于自然的追求,给自然研究以新的强有力的推动。整个世界被设想为由动物、植物、星球和石头共同参与宇宙生命运动的一个统一的有机体。这个观念本身看起来近乎幻想,但它鼓励人们去切实地观察和分析物质现象,以探明其运动原理,从而间接地滋养了尚在襁褓中的科学。随着19世纪早期自然科学的巨大发展,“自然主义”和“自然主义者”这两个词已失去了其早先的伊壁鸠鲁派无神论的贬义色彩,由于它与严肃的研究相联系,因此赢得了人们新的尊重。这在拉马克(Lamarch, 1744—1829)和居维叶(Cuvier, 1769—1832)的著作中尤为明显。

“自然主义者”的用法,除了与哲学和科学相关以外,还另有所指,它还用于美术。从17世纪以来,自然主义画家,即指不以历史神话或寓言为题材,而竭力在画布上尽可能精确地描摹自然的实际形貌的人。19世纪的艺术评论经常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个词,法国的波德莱尔(Baudelaire)和卡斯纳瑞(Castagnary)的著述尤其突出。卡氏在其《1863年沙龙》中说:“自然主义流派宣称,艺术是生活在其所有形式和程度上的逼真表现,它的唯一目的就是以最高的强度和力度再现自然。”这个理想很明显是建立在摹仿现实主义之上的,但它强调了摹仿现实主义不曾强调的“最高的强度和

力度”，这些给艺术家在创作契机及创作方法等方面留下了选择的余地。卡斯纳瑞的论述不够明确——也许他有意如此——然而这个理想也不是没有可能实现的。卡斯纳瑞对自然主义的看法很值得注意，虽然他的态度非常矛盾，但正是他定义中的矛盾反映出了自然主义在艺术中的特征。

“自然主义”这个术语从美术领域最后被引入文艺批评领域，可以说始于左拉的《黛莱丝·拉甘》第二版前言(Thérèse Raquin, 1867)。19世纪60年代，左拉通过校友塞尚(Cézanne)结识了很多印象派画家，他以自己惯有的精力和热情为他们鸣锣开道。那时，印象派画家还未被艺术界承认，他们正在进行艰苦斗争，与美术学院等艺术机构中的学院派相对抗。学院派偏爱灰暗、呆板的历史神话题材，一再排斥印象派以城市及他们所见的风光为题材的色彩明亮、技巧精细的作品。这些年轻的画家之所以从当代生活中选取日常的题材，是因为他们只对观察色彩和亮度方面发生的变化感兴趣。尽管左拉不一定充分地理解了印象派的追求，但是他们崭新的审美理想以及鼓舞他们追求理想的勇气已使左拉激动不已。他为他们的画展撰写了一系列言辞激烈、观点大胆的文章。在这些批评中，他把“印象主义者”、“现实主义”、“实际主义者”，以及“自然主义者”当作同义词而自由使用。无疑这便是“自然主义”在文学领域中流行的开始。

“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关系

“自然主义”一词在文学领域出现时已带有源于哲学、科学和美术的种种含义,更重要的是,它在某种程度上是随着现实主义进入最繁荣时期而出现的。左拉在其艺术批评中默认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实为一事。据此可知,自然主义一出现就受现实主义的控制。据笔者考查,左拉在他形形色色的《沙龙谈话录》(Salons)和其后的文学批评文章中,从未试图将二者作出明确的区分。“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含义的重合,确是这一论题中最棘手的问题。

无论是评论现实主义作品,还是评论自然主义作品,批评家们几乎毫无例外地习惯于将这两个术语归在一起,或至少要同时涉及到二者。很多人甚至明确断言“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完全相同无异”,(C·伯夏著《法国自然主义史》第1卷,第11页)。有些人则更省事,把“印象主义”也加到这个杂烩中去。这是布吕纳阶(Brunetière)的作法,他在《自然主义小说》中大谈我们称为现实主义(更精确地说,是浪漫的现实主义)的小说家,如福楼拜,乔治·艾略特,狄更斯,托尔斯泰。在书中,他开始把《包法利夫人》誉为“一部现实主义的巨著”(第30页),后来又称福楼拜是“真正的自然主义的先驱,这正是因为《包法利夫人》可能将永远是自然主义的杰作”(第302页)。显而易见,布吕纳介也不认为

“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有任何区别。《包法利夫人》到底属于现实主义还是属于自然主义不是本文在这里讨论的目的，关键在于在一位如此著名的批评家那里，这两个术语也似乎已是同义词。

然而，把这种概念混乱的情况归咎于批评家也是不对的。那些自然主义的倡导者们自己的思路就很不清楚，这也反映在他们的遣词用语方面。左拉是人们公认的自然主义的先哲，就连他也没有严格分辨这两个词，这对后来这个词的用法影响很大。左拉的一个亲传弟子于斯曼(Huysmans)在《左拉与〈小酒店〉》一书中为左拉作热情辩护时常常用“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来表述。这也许是有意为之，目的是以现实主义作为掩护使自然主义能被接受；与此相同，左拉的小说《土地》1889年英文版出版时就打着“现实主义小说”的旗号。这种概念使用的混乱或者更主要地是由于于斯曼和许多他的同代人当时的确不能区别二者。其困难之一就是，19世纪中期，人们对“现实主义”一词还未作出严格的界定，更不用说产生系统的艺术理论。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大多夹杂在对某一部具体作品的评论中，很少有从总体上去把握它的。因而，阿瑟·莫里森(Arthur Morrison)在他题为《何为现实主义？》一文(见《新观察》1897年3月)中抱怨说，“现实主义者”一词在使用时“含意不清，应用宽泛”，“要想弄懂它真正的意思殊非易事”。在美国，19世纪90年代，“现实主义”和“自然

主义”的使用也极不严格，格兰德^①又使用了“真实主义”(Veritism)(大约从意大利语 Verismo 而来)，更增加了这种混乱，使人无所适从。德国情况也差不多，请看由利奥波格(Leo Berg)在《自然主义》(Der Naturalismus 1892)中所列举的同义词：“Natürlichkeit, Naturerkenntnis, Naturkraft, Natursinn, Naturgefühl, Naturwahrheit, Naturgemassheit, Naturempfindung, Rückkehr Zur Natur, Annäherung an die Natur, Liebe zur Natur, Naturfreiheit, Natureinfachheit, Natureinheit, Naturschönheit, Naturwirklichkeit, Naturwissenschaft, Naturfreude, Kampf gegen Unnatur”。这里列举的所有这些词区别细微，差异甚小，几乎无法译出。但这么多的同义词证明了德普雷(Desprez)的正确，早在1884年在《自然主义的演变》一书中他就说过：谬塞在《杜布伊与科托内书简》中讥贬“浪漫主义”一词的意义与解释可谓淋漓尽致，其实“自然主义”一词又何尝不该受到同样的讥贬！贝克尔(Becker)在《现代文学现实主义文献》导论中更清醒地概括了这个术语用法的现状：

人们虽然对“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含义还没有统一的认识，但使用起它们来却很随便，很草率。对许多人来说，它们不过是可信手拈来的贬义词，尤其是在诸如“赤裸裸的、不加修饰的、缺乏想象的、浮浅的、无神论

① 格兰德(Hamlin Garland, 1860—1940), 美国小说家。

的以及最近加上的社会主义的这此意义层面上使用时,更是如此。

贝克尔:《现代文学现实主义文献》第2页

这两个词虽然不能互相契合,但毕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彼此共存,硬把二者区分开来或许只是现代人进一步寻求语言精确性的需要。或者说“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有根本的区别?尽管看起来应该如此,答案却似乎是否定的。自然主义的确不同于现实主义,但并不独立于现实主义。用暹罗(Siamese)连体儿的比喻来表达这二者的关系,恐怕是最恰当不过的了:他们各有自己的四肢,但共用某些器官。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具有共同的理论基础,即艺术的本质就是摹仿,是客观地再现外部现实(这和浪漫主义奉行的通过主观想象来美化世界的理论形成对比)。基于这种思想,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作家一般只选取日常生活题材,在技巧上推崇非人格化。在这个意义上,哈里·列文的《应验之梦》指出,现实主义是“一种普遍的倾向”,因为每一部作品都“在某些方面是现实主义的,在另一些方面是非现实主义的”(第64—65页)。自然主义正是从摹仿现实主义这种普遍的倾向中滋生起来的,正如L·狄福克斯(L·Deffoux)所正确地指出的^①,在许多方面,自然主义是现实主义的强化。如果把现实主义比做文学领域的1789年大革命,那么自然主义就是1793年的

^① 见《自然主义》(巴黎,1929),第9页。

恐怖统治。然而它们的区别并不仅仅在于更多地选择骇人听闻的题材,使用粗俗的词汇,采纳引人注目的口号以及摄影式的细节。更深刻的区别还在于:现实主义对人的态度是不偏不倚的,中立的;这其中包含着现实主义特有的对人的认识,它构成了现实主义的核心。自然主义不仅发挥和强化了现实主义的基本倾向,而且增加了某些新的重要成分。这些成分使得自然主义形成了公认的学说,而现实主义从未作到这一点。因此,自然主义比现实主义更加具体,同时也有更多的局限性。它是一个有鲜明的理论、有社团、有实践的文学运动。自然主义是一种流派和创作方法,但现实主义却并非如此;而另一方面,也正是存在于它自身的这一分界,使得自然主义不如现实主义重要,后者是绝大多数艺术作品的基本倾向。

那么,是因为哪些新的因素溶进了摹仿的现实主义之中,而导致了自然主义的产生呢?如下文所见,这些新因素大致源自自然科学。事实上,自然主义有一种虽不完善但极其简明的定义,它是将19世纪自然科学的发现和科学的方法用于文学的一种尝试。自然主义者明确地强调过自然主义和科学的密切关系。这从左拉最积极的支持者保尔·阿列克斯的定义中明显可见,他总结说:自然主义是——

一种思考、观察、反映、研究和进行试验的方式,一种为理解而进行分析的要求,而不是一种特定的写作风格。